

绿树掩映的四合院

李焕龙

自从这座四合院建起之后，这面山坡的地名就被周边群众自然而然地叫成了“四合院”。

这座绿树丛中、花团锦簇、封闭式四合院，是当地群众眼里的“幸福院”！你看：自南向北的青龙岭从凤凰山直伸向月河河道，岭子中部拐了个胳膊弯，弯道正中拱出了自西向东的一片台地，平台上的绿林中挺起了这个长方形的四合院；坐西向东的正房是二层小楼，每层的中间各为公用大厅，两侧各有一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单元房；南北厢房为平房，各为两户住宅；东边一栋平房，计划作为公用的，现为农业园区办公室。如此布局，可以看出，这个四合院里分住有八户人家。

晨风刚刚吹醒山雀，秋阳刚刚照到树梢，65岁的晏荣长打开自家的房门，活动一下拳脚，就去打开了院子的大门。他在门道旁这个八仙桌还大的木墩茶几上取下茶壶，清洗一下，通上电源线，水源地，开始烧水、沏茶。

69岁的晏荣珠在屋内洗漱完毕，边听手机音乐边走出来，接过老七晏荣长沏的绿茶喝了两口，再含一口，便出去打拳。

老七提着茶壶，推开正房一楼的大门，要到左首去见老大，而77岁的晏荣升已经起床，正在自己的客厅里收看电视新闻。

角树下”的老房子，就只剩下几个老人在此留守。

2011年，老九晏荣德回乡谋划农业项目，决定流转土地两千亩，以兴办农业园区、发展农旅产业的方式回报乡亲、建设家乡。同时为了传承和睦相处的优秀家风，他投资三百多万元，砌了两千多立方石头的一圈大石坎，做了长达八公里的引水工程，兴建了这个供奉家族老人的四合院。当时所建八套房子，除了他和老七已在西安落户，其他八个堂兄一户一套。

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房，各户关了屋门成为小家庭，关上院门又是大家庭。而每户的房门都向院内开放，大家门相对，人相望，共同驻守，相互照料，在有分有合中把晚年生活过得和美。

大门过道这个巨型树墩做的茶几，是晏荣德花费万元买来的。之所以放在这里，是为满足老年人爱在门口聚会、聊天的生活习惯。这不，自打有了这一套茶具，每天清晨就有人自觉过来烧水、沏茶，利于大家来喝茶。当然，来了客人，在此小坐一下，也很惬意。

正房的一楼正厅，也有一副树墩茶几，也是晏荣德掏钱买下来、拉回来的。放在公房的意思是，既方便家族集体活动、议事使用，也有利于老人们冬季在一起烧火取暖、喝茶聊天。

人秋时节，四合院的其他老人因为带孙子等原因，住到了西安，这里的常住人口只有老大、老五、老七。然而，晏氏后人因为根在这里，逢年过节就要回到这里。因此，老屋里的土灶、酒房、猪圈、鸡舍依然保存着，大家一旦回来团年过节，随便吃顿饱饭要开五六席。所以，四合院的东边有三亩种粮的土地，周边有一亩多的菜园，竹林里还有大量的野菜、野果，竹林里的笋子、竹米和花果，都被老七他们晾干着保存着。

秋阳照进了四合院，老大带着老伴在院子里不慌不忙的打扫卫生，洒水洒花；老五到院子外的老屋去，把昨天打的猪草剁碎，拌上玉米粉喂猪；老七给人不在家的几户打开门窗透风，并把他们的被子抱出去晾晒。

各自吃了早饭之后，老大两口子去公共房间擦洗桌椅、门窗，老五到菜地里锄草，身体尚可的老七到晏荣德在村上开办的油茶园、炼油厂察看一趟，又转到对面的公房梁，去帮牛羊养殖场收割甜杆，准备烤酒。

这种各有儿女给钱养老，又有集体生产、生活方式团结互助，还有血脉关系维系亲情的家族养老方式，使这些老人老有所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活得很自在又有尊严。当然，在血液于水的亲情沃土上，因有家人企业支撑着家族基业、后代创业，更使这个四合院根基坚固，风气和美。

作为这个四合院的谋划者、建设者，晏荣德的最初想法是：堂兄弟们虽然都在西安帮他办企业、做生意，但随着年老体弱，总要叶落归根。为此，他牵头创建的四个四合院，初衷是为养老。没想到，十几年下来，这里不仅办出了“以亲情为纽带，以互助为支撑”的家族养老模式，受到恒口示范区的好评，而且带动了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旅游业等现代农业，受到乡亲们的好评。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晏荣德带着企业骨干中的几个侄子回到四合院，和棋盘村的干部们就“工业反哺农业、农旅振兴乡村”项目展开新的谋划。于是，这个四合院的正东方成了新公司的办公室，挂起了农业园区的牌子。紫气东来，秋风送爽，四合院里透出了与时俱进的新气象。

化作春泥

魏语

岁月不居，时光易逝。不经意间，我的老师姚维荣教授已经退休十六年了。今年6月9日，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的纪念日，他进入了“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行列。

姚老师高中毕业当了十年农民、三线民工，直到1977年底恢复高考，才以安康语文单科第一名91分（数学丢了11年，只考了9分）的成绩被录为陕西师大渭南分校教师，改变了命运。由于在校期间表现突出，成绩优异，1980年7月毕业时被刚设立的安康师专中文系选调为专任教师。此后将近三十年，他先后主讲了中国当代文学、港台文学、大学语文、当代陕西小说研究、路遥研究、安康当代文学研究等专业课程，在省内外报刊发表论文、书评、影评文章一百余篇，出版专著《文苑采英》《路遥小说人物论》两部，主编《安康当代文学史》《安康师专》《安康学院》《安康中学》校志三部，参编《安康文化概览》《二十世纪陕西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新编》《中国当代文学专题史》等学术著作多部。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一项，文学评论奖多项。1999年晋升为教授，随后被选为安康市首届文联委员、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姚老师退休后主要做了两方面的事：其一是“编辑写作不停息”，相继主编《安康学院校志》《当代陕西长篇小说研究》（教育厅项目）《安康八景之首——香溪洞》《全国红色旅游经典——牛

蹄岭》四部著作。主编《汉江文艺》3年，创办并主编安康学院《瀛湖》杂志5年，安康中学《校友风采》杂志8年；编辑出版自己的文集6部。撰写《安康中学百年史话》，先后在《安康日报》《安康学院学报》《延河》《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艺研究、文艺评论文章20余篇，参加省市各类征文活动，获一等奖3次，二等奖4次。其二是“社会活动烦中乐”，担任安康学院离退休党总支委员、第一党支部书记3年；省老教授协会安康学院分会会长13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13年；先后提议与市作家协会共同设立安康学院“瀛湖文学奖”，安康中学“蓓蕾文学奖”，负责有关具体事宜，后者并由他提供活动资金近万元。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岚皋县委党校、安康学院读书月及安康市周末读书会做学术报告、读书辅导二十余次。

姚老师几十年从事文学课教学研究，阅读量很大，购买了很多书籍，退休后有些就闲置下来。他觉得书籍是用来读的，自己不读了别人读，尤其是年轻学子更能发挥作用。他经过认真考虑后，将其捐赠给自己的小学母校恒口河外学校。于是抽时间清理出了四百多本基本不再用的，看到街上一家书店停业打折销售，于是又挑了三百多册，两部分加起来七百多册，抽时间送到学校，师生热情欢迎，表示了真诚的感谢。后来他又联系学校“关工委”，为该校捐赠了几百册书，学校为此在图书室设立了专柜。

2012年，香溪洞风景区管理局决定加强景区文化建设。他闻讯后，与管理局领导协商，由安康学院老教授协会与管理局合作，筹建景区香溪书院。随后，姚老师请我省著名文化学者、省文联副主席萧云儒先生题写了院名，香溪洞腾出房屋，购买了书架，书院开始启动。姚老师三次向书院捐赠各类书籍1850册。书院的筹建，为景区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书院与图书馆周末读书会等机构举办了《安康八景之首——香溪洞》读书讨论会。去年，管理局领导决定将书院院址由山顶迁到修整后的纯阳楼，以便老同志开展活动，便利游客阅读书籍。目前已经基本迁建到位。

近十多年来，全社会掀起了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热潮。安康各地以市图书馆“周末人读书会”、“书香安康促进会”为主，成立了不少各种名称的读书会，对图书的需要量大增加。姚老师利用自己有限的财力，不断购买了一些新旧书籍，加上自己的部分著作，捐赠给各有关文化单位、学校图书馆、农家书屋。加上此前给河外学校、香溪书院捐赠的，一共有7010余册。为此，省老教授协会几次把他评为先进工作者，2023年秋在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时，授予他“特殊贡献奖”。

筑梦诗和远方

陈旬利

经过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大门，每每就浮现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自学考试的我，坐着去七里沟的轮渡，到安康第二师范学院学校大哥处去借宿的情景。大哥从安康师范学院学校毕业，从教几年后，又考入安康教育学院深造。当时教育学院因校舍正建设中，暂时就在第二师范住宿学习。在借居学习的大哥处借宿，永生难忘。我因此对七里沟第二师范学院有了了解，并有着一份难忘的怀念。

对安康职业技术学院的情感，不仅仅于此，更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安康师范走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的父亲，从安师毕业，只身到平利任教，60年代中期，已经有了大哥和我两个孩子的母亲，把我们放在旬阳老家，也在安康师范参加了长达两年的进修。20多年后，我的大哥也考到了这个学校学习，可以说，这个学校的前身，对我们家来说，可以说我们一家所有成员的人生，都有着深度的影响。虽然时过中秋，但阳光却有着夏日般的火热。让我惊喜的是：除了参加诗会的诗人和作家外，还有几十名学生。看着他们充满阳光和朝气，签名时爽朗的笑声和无拘无束洒脱的身姿，我对诗和文学的未来，一时间充满着希望。这些孩子，可能所学的专业不同，将来从事的大多是机械的，甚至是枯燥乏味的工作，但是爱上诗歌和文学，生活一定会充满着希望和阳光。

工作几十年来，见过许多优秀的人才，交流中得知，他们要么是安康师范的，要么是安康卫校的，或者是第二师范的，让人不仅对他们，也对培养他们的学校肃然起敬。安康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前身的11所学校，近一百多年来，为安康培养了数十万人才，我的父亲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从安康师范毕业来到平利后，在一个镇上，一待就是30多年，作为这个镇综合体的中小小学校长，带领一批老师，为当地培养出了无数人才。上世纪80年代，他调入平利县城关小学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学校建设成了陕西省文明学校，自己也被

授予陕西省劳动模范、全国德育先进个人，可以说，他始终秉持在安康师范学校的初心，把毕生所学，全部奉献给教育，奉献给人民，奉献给社会。在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校史馆电子名人录上，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我熟悉的人，其中有很多是我的领导和同事，他们都是从这里出发，为家乡做出了应有贡献的人，都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成就了自己人生。

20世纪80年代，国家才开始改革开放，文学之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校园里，爱好读书写作几成潮流，那时的学生几乎大都怀揣着文学梦想。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不少人坚守着这个梦想，我身代一批中老年诗人、作家，很多都是这个时代的大中专学生，他们常常能歌善舞，善说会写，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走在校园内，花园和林荫道交织，场馆和楼宇皆美。分类清，功能全的与时俱进，建筑设施和理念，让人耳目一新。完完全全是一个现代化的院校，充满着一种时代的气息和希望。只是我的内心深处，从走进校园起，还藏着几个疑问和心思：学院是否还留存着过去的身影和足迹？当看到学校仍保留着第二师范的一方校园，久远的怀念终于得到了释放，尤其是到了校史馆，看到了11个原学校的文史影像实物资料，便得到了完美的答案。见到老师现场演示如何教培学生对电动汽车的检验与维修时，我已经感受到了安康职业技术学院改、并、合的价值和意义了；而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贯穿了整个诗会的始终，我从图书馆那无数个专心志志阅读的学生中感受得到，一个学校不单为了毕业而毕业，而是和时代合拍，和社会同频，和人生接轨；不仅为学生构建一个人生扬帆启程的基础，更为他们搭建了一个梦想飞扬的风帆，给他们远大的志向，给他们生存的技能，给他们健康的心态，给他们多元的兴趣和爱好，这才是一个阳光青春的人生出发点。

从这里走出的学生，会拥有青春和诗歌，拥有技能和梦想，会有一个无比灿烂的远方。

曼妙的莲

赏月琴

一直都爱莲，爱她亭亭的茎干，如伞的绿叶，大朵的圣洁之白，羞赧之粉；爱她饱满的莲蓬，清香的莲子；爱她满池摇曳的盛景，也爱她残败不失风韵的凋落。

莲花适合群生，一片片，越广大越娇媚，一根根如少女般纤细的腰肢，或挺立，或稍有弯曲，长长的茎上生有绿绿的小刺，像带刺的玫瑰。荷叶又圆又绿，散发出清新的味道，使人神清气爽，偶有水珠落于其上，就成了冰清玉洁的水晶。脚下是淤泥，而上得亭亭玉立，气质高雅，尤其是那洁白无瑕或粉红如嫣的荷花。花骨朵之时柔中带刚，绽开之初如笑中的女子，有着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矜持和羞赧。开放的时间，不差不忙。

远远近近，荷叶碧绿碧绿，轻摇玉露，粉白的荷花在雨里，绽开一片两片花瓣，还有许多纤柔的茎已是饱满的莲蓬，齐刷刷一个方向垂去，似乎没有看够自己生活的这一片水域。它的脚下，灰黑的水鸟和水纹一道拥吻着它。向远处张望，雨洒洒落塘面，溅起层

层波纹，镜子一样的平面，变得粗糙起来，忽然钻出一两只水鸭，把塘面划出长长的水纹，这清丽的荷塘不免使人多了一份浪漫的遐想。再顺着塘岸漫步，绿色的塘，碧绿的莲，撑一柄伞，愉悦和轻松席卷身心。伫立在这儿，微闭双眼，尽情地呼吸润湿糯合着荷香的味道。荷塘的一角，几颗水草，几片残叶；一只优雅的鹭鸶，那不是画又是什么？步履盈盈，纤纤柔柔，那长长的脖颈自然的弯曲，眼神注视着绿油水，那黑黑的长喙像一柄利剑随时捕获鱼虾。黛色的两只纤长腿脚撑起雪白的肌体，在塘里悠然前行，红花绿叶白鹭碧水，柔风细雨青荷细草，这真是天然成的艺术杰作。

一池莲，一幅画，勾起我对孙犁笔下白洋淀芦苇荡精彩片段的回眸，对“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的浮萍水迹的追索，这高洁曼妙的莲，享尽人间美誉，落了多少人雅士笔下，一片叶，犹如擎天碧伞，一朵花，即是天外飞仙。残败的茎叶，亦尽显生命本真，从容而淡定。

小城烟火

王宗烨

小城安康，是一座山水城市，居川陕鄂渝四省市交接部，自然风光秀丽，人间烟火浓郁。

从高新区下来，沿江大桥进城后，大道就开始串联小道，小道再串联网络路巷。大大小小的路，串联起小城民生百业，也串联起小城浓浓烟火。小城人在吃上嗜好酸辣，一些菜名就有其影子，如酸辣茴香小、酸辣肚丝、酸辣魔芋、酸辣蕨粉皮等，本地只要是打了老字号的，或排了长队的门店，你去准没错，如果仍不过瘾，还可走进街边的土菜馆，尝一尝当地的洋芋把把炒腊肉、板栗烧鸡、白火石余汤、胶股蓝炭烤肉、富硒小虾虾、蒸盆子等。

小城人见面，像老友相逢。上了年龄的人，第一句爱问“吃没？”“当你回得吞没，便盛情邀你去他家做客。“走，咱们上江边茶楼坐坐。”这句话是中老年人的见面语。熏陶得久了，连小孩也好客起来。

当一日的时针走到凌晨四点，城东蔬菜果品批发市场，就迎来一天最忙的时刻，在宛如白昼的市场里，工人正忙着分拣和打包。当晨曦微亮时，街头的早点铺子是第二波繁忙时刻。一个街口就是一个早点的聚集地，各家都揣着自己的秘方，经营自己的口碑。鼓楼东街的包子、羊肉饼、麻辣烫夹馍、胡辣汤、培新街的蒸面、卷菜饼、水煎包、双堤巷的肉夹馍、酸菜米线，以及骆家庄的热米皮、葱油饼、酸菜辣汤等，都是小城人味蕾上的头牌。吃完早点，从小城独一无二的地理资源。小城人的水趣，不光在沿江两岸的公园、广场、纪念馆、商业步行街，以及江中的游船画舫，还在漫步水

边，霓虹闪烁里江风拂面的浪漫。

经一天工作，太阳一偏西，属于小城的夜开始了。大的地方，如西城阁、龙舟园、白天鹅、体育场，小的就不计其数了，放眼望去，满是出门闲步的人。大桥底永远聚着一帮爱好游泳的人，看的游的不下百人，入水时简直鱼贯而入，扑通有声。水西门，年轻人多些，这里有爱好摇滚的歌者，他们抱着吉他，在五光十色的探灯下唱着时下最火的歌。汉守门那儿，样样兼有，有领孩子在河边捞小鱼的，有孩童玩滑板、骑自行车的，还有成年人慢跑的。

再往下，就是四桥底，也是一个夜幕浓的地方。往那儿去的路既宽又新，夜幕降临，城里和郊区的人都往那儿涌，城南两侧的柏油路通车那天，就自然形成了买卖街。路两边摆满了摊子，各种叫卖声此起彼伏，有农人卖自家菜的，商贩整车卖水果的，有支桌子卖手擀面、搅团面鱼、烧烤肉串的，还有成规模摆充气城堡儿童乐园的……

每当我散步到四桥，会在高高的城墙上闲坐，一边眺望南北夜色，一边俯瞰往来人流。对岸的高楼，酒店鳞次栉比地拉开，各色彩灯，户外大屏沿江变化，高空被照射得一片火光，粼粼流动的江水，被照射得泛起无数小眼睛。而这道南岸，临水已是绵延数里的江滩公园，公园里的篮球场、乒乓球台，以及各种健身器材，占据了锻炼的人。在草色环抱的小径上，一伙伙散步者，像夜行的昆虫一般缓缓移动。视线挪过他们，再爬上城堤，最后穿过堤下买卖街远处深眺，夜色下一栋栋高楼密密铺陈，每扇窗子里的灯，格子似的点亮千家万户，点亮温馨这个词。不需多久，大脑就会生成小城夜的印象。

就这么静坐着，便是一种幸福。让穿过笑声、追梦声的风，穿过我，拂向堤岸，再穿过江面、柳梢的风，穿过我，拂向堤岸。



梁板云游安康湖 陈德模 摄



碧波连天 林江 摄

安康湖边话东坝

田玉林

安康东关朝阳门外的平川之地，便是东坝。东坝自西向东有新城心所辖的心石、油坊、白庙三村，其得名皆有典故：心石村街上有暗红色块状似心的砾石，人称心石。至今人们还把心石村叫做丁字街，街形似丁字，并有丁字前街和后街之分。油坊村当年店铺多，蜡铺为最，以木榨榨油，制作白蜡红烛，生意兴隆，至今仍叫油坊街。白庙村地处汉江边，有白龙庙一座，神像为防水淹为石雕，往来舟楫经此必烧香鸣炮，祈求平安，多经洪水，江岸坍塌，毁于一旦。东坝地处黄洋河入汉江处，人们把东坝又叫黄洋坝，也叫黄洋乡，取其临黄洋河，城之东，早上迎太阳之意。

东坝紧临汉江，又处在黄洋河入汉江的交汇之处，洪水带来的大量的细肥泥沉淀下来，土质绵软肥沃，可算得上是安康的“白菜心”之地，蔬菜之好之多是安康之最，当年城市吃菜东坝是主产区。当时的韭黄是把韭黄边围立四块小青瓦，顶上盖一瓦，在压牛马粪及作物秸秆发酵长成的，细嫩色黄，口感是薄膜糯之韭黄难比；红萝卜鲜红心子细；包头白菜和甘蓝严实，小则四五斤，大则十斤，质白细嫩，爆炒清脆，煮汤香甜。蔬菜各有特色，青绿的辣子、韭菜、带着花蒂的黄瓜、鲜艳的西红柿等。

当年东坝也是通衢大道，是今之张滩镇所辖的王湾村双井村奠安村徐庄村后院等村民进城必经之路，从店子口到朝阳门沿途杂货铺酒肆茶铺铁匠铺铺比皆是，米饭、蒸馍、扯面、炕馍随处可见，店子口的称谓也是由此而来。从早到晚，手提肩挑的人群纷至沓来，接踵满载而归。随着城区公交车开通，人们改步行为搭车，年轻人多骑摩托车电动车，行进于汉白路，这条大道冷落下来失去昔日热闹的局面。

昔日东坝与今之东坝不可同日而语了，水泥路平坦宽敞，楼房林立，气象万千。东坝防洪堤的建成，人们不再为洪水提心吊胆了。漫步堤上，近可观宏伟雄姿，八公岩险要，汉江滚滚东去，汛期如野马的黄河洋河在八公山下汇入汉江，江北楼群尽收眼底，龙王山、半蹄岭历历在目，内外环路宽阔平坦。市体育场规模宏大设备齐全，打乒乓、打篮球、打网球、打羽毛球，下象棋体育器械比皆是，是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河堤江滩公园，草木葱葱杨柳依依，河风吹拂游人如织，乐山亲水心旷神怡。东坝汉江大桥横跨防洪堤汉白路滨江大道，其长其宽其美为安康大桥之最，给安康东坝平添一道靓丽的风景。

现今的东坝，安康湖碧波荡漾，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景色与日俱增。君不见今日的体育场，至晚灯光齐明，时髦大爷老太翩翩起舞；童稚少年欢声笑语，一派祥和。在安康湖边，在江滩公园里，人们沐浴晨曦中灿烂的阳光，尽享晚霞下的夕照，呼吸新鲜空气，谈论美好的未来。

同心铸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

生态宜居 幸福安康 有奖征文 市市政园林处 安康日报社 联办